

叶蔚林 著

# 五个女子和 一根绳子



# 五个女子和 一根绳子

**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**      **叶蔚林 著**

---

**作家出版社出版**  
**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**  
**北京潮白印刷厂印刷**

---

**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11.375插页:2 字数:215,000**

**1986年8月北京第1版 198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**

**印数: 0001—26,000册**

---

**统一书号: 10248·078      定价: 2.00元**

## 目 次

<b>菇母山故事</b> .....	1
半边渡.....	1
桑七和百晓.....	15
神郎中之死.....	29
马铃薯.....	39
相思树下.....	51
白马和红褙鞋.....	63
水碾房的加西莫多.....	75
百雀街闹子.....	92
<b>菇母山风情</b> .....	109
<b>难忘的乌梅村</b> .....	232
<b>初别</b> .....	294
<b>鲁水茫茫</b> .....	306
<b>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</b> .....	326

# 菇母山故事

## 半边渡

汽车开到双河街就打止了。沉郁的菇母大山，好象一道高大的屏风，横亘在我的眼前。再没有别的交通工具，要进山就只能走路或者骑马。马倒是有的，是那种非常精壮、矮脚的小山马——可以向双河街区政府借用两匹。我生性浪漫，极力主张骑马。但毕立成同志表示反对。他说，山路难走，骑马等于打屁股，骑马就得喂马，顶麻烦的；又说山里有老虎、有狼，搞不好，马被虎狼咬坏了，可赔不起。老毕是专署民政局的干部，我知道他刚从部队转业下来；之前，他所在的部队一直驻扎在菇母山区。他在山里剿过匪，搞过民主建政，是个“山里通”。听他那么说，我便放弃了骑马的念头。

我们在区里吃过午饭，检查一下枪支弹药，寻根硬木

棍做拐杖，紧紧鞋带就上路了。这是初冬时分，北风很猛，夹着草屑和细砂扑打到脸上，又冷又疼。但当我们越过一片开阔的田峒，进入河谷时，立即一点风也没有了，很静，只听见湍急的流水声。不一会，我们就走在右岸悬崖峭壁的小路上。仰头看：上面是一线弯曲的、灰蓝色的天空。而两边的峭壁距离那么近，好象要夹住我的两肩，让人不由自主地想侧着身子走。透过杂乱的树丛往下看：河床被切割得那样深，好象一把利刀将山峰垂直劈开。河水仿佛一片片冻结了，碎玻璃似的散落在布满礁石的河床上。这时，再听不见流水声，只听见自己的脚步声、喘息和心跳。我是初进菇母山，从来也没有到过这样荒凉、偏僻的地方；我感到惊奇，又有点紧张。我不禁想起关于山里人的种种传闻，于是便问毕立成，山里人是不是有点野蛮。

老毕笑起来，不做正面回答，讲起他们部队初进菇母山时，一个小通讯员拜访瑶家时所发生的一桩笑话：小通讯员为了找个向导，走进寨子里的一幢木楼。木楼里很黑，只见火塘边坐着一位瑶族老人。小通讯员喊了声“老大爷”，并且规规矩矩地敬了个军礼。瑶族老人转头眯起眼看看他，猛地站起身，摆摆手，好象招呼什么人似的，大喊一声：“捉！”小通讯员吓得后退一步。老人跟着又喊一声：“杀！”小通讯员握紧手中的卡宾枪，瞪大眼睛。老人向他走近，举起竹烟筒，急切地连连喊道：“腌、腌、腌！”妈呀，这么野蛮，见面就要捉、要杀、还要腌！小通讯员转身撒腿就跑，老人在后面紧追不舍，边追边喊：“大军！

大军！来，来！捉呀！杀呀！腌呀！……”后来才搞清楚了，是一场误会。瑶族老人的本意是请小通讯员坐、喝茶、抽烟。因为他说不好汉话，把“坐、茶、烟”说成了“捉、杀、腌”！

听罢，我不禁大笑起来。

“所以说心理作用很重要，你事先老想着山里人怎么野蛮，就会觉得他们真是野蛮。”毕立成解释说，“这里还有个了解他们习惯的问题。比如说，山里人讲话，声音总是很粗、很大。为什么，山里空旷呀，声音小了听不见。如果你不了解、不习惯，凭讲话也会觉得他们野蛮。生活环境决定人们的性格和生活方式啊！你说对不对？”

当然对。

我们爬上崖顶，开始顺着参差不齐的石级往下走。于是越发觉得峡谷的深邃、阴冷。渐渐地又听见流水声了，林木也稠密起来。一色高大的楠树和樟树，还有松树，树干上一律寄生着藤本植物；丰满的树冠连成一片，绿得发黑。浓绿中也有几棵银杏树点缀其间，叶子黄透了，好象撑着几把金色的巨伞。听到了鸟叫，听到了不知来自何处的伐木声；在冰凉的、潮湿的腐殖土的气息中，也隐约嗅到了一股温暖的烟火气息……我不再感到紧张了，我喜欢这山里的浪漫情调；它那荒凉的美，引起我无尽的遐想……

到了河边，路比较宽了。老毕和我并肩走，走了一段，老毕忽然说：

“我给你讲个野蛮的故事，听不听？”

“听。”我开玩笑说，“讲得好赏两块大洋。”

“赏两包香烟吧。”老毕说。

“行。”我点头应承。

“这是我亲身经历的故事，我一点没加工。”老毕点燃一支香烟，抽着，开始说。

前面有个地方叫半边渡。那里河水转个急弯，形成一个深潭。一间吊脚楼，一半在岸上，一半在水潭上，水涡就在楼板下打转转。木楼里住着一位瑶族老人和他的独生女儿米端。多年前老伴就叫土匪杀害了，葬在河边的土坡上；老人为了守护长眠的人，发誓永远不离开半边渡。父女俩居住在这种地方，生活的艰难和困苦是可以想象的。但是老人摆渡却从不收渡钱，来往的人给他留下几皮烟叶子，一撮粗盐，或者几根火柴，他就很满足了。父女俩从山上砍来楠竹，劈开破篾。他们不会破细篾，不会织那些细密的背篓、篮筐，只会编织大弯大曲的猪笼。人家编猪笼用的是二道篾瓢，他们却统统用头道篾青；所以他们织出来的猪笼特别结实，特别好卖。他们就靠编织猪笼卖钱过日子，日子虽然过得贫苦而寂寞，但却平静，心安理得。可是女儿米端一年一变，象野生的泡桐树，大枝大叶地发育起来：头发乌黑，眼睛晶亮，肩头圆了，胸脯高了，腰肢细了——到哪儿去给她招个郎来？做父亲的不禁发愁了！秋天里，林子里来了一伙伐木的祁阳人，说话怪腔怪调的。他们的寮棚搭在林子边缘，离半边渡只有几百步远。



伐木人时常到木楼来，向主人借用点什么，讨碗热茶喝，同时也讲些粗鲁的话，撩拨米端。夜里，林子那边烧起热烈的篝火，喧闹不绝。有一道低沉、柔和的声音对着水边的木楼唱山歌，唱个不停。米端站在木楼门口的斜梯上，扯下头巾，听得入迷。老人警告女儿：“客边人(汉人)靠不住的，莫理他！”可是一天夜里，老人半夜醒来，发觉女儿不见了。早晨女儿回来时，浑身生气盎然，好象一朵吸饱露水的鲜花。老人明白发生了什么事，叹口气问道：“他叫什么名字？”米端羞红着脸回答：“叫王炳。”“好吧，你喊他来。”王炳来了，老人对他说：“你愿意招郎？”王炳说：“愿意。”“那你得依我两件事，”老人说，“第一件，你得在半边渡扎根，不兴说走就走，哄我家米端；第二件事，你得安分老实，不得贪图钱财，坏了良心！”王炳说：“我发誓：若是不听老爹的话，不得好死！”老人大声问：“哪样死法？”王炳急了，指着旁边许多织好的猪笼说：“装进猪笼，沉潭喂老鳖！”老人转脸对女儿说：“米端，你听清了吗？记住了吗？”米端严肃地答道：“阿爸，我听清了，记住了！”

当天，米端和王炳正式成了亲。伐木人都来祝贺，嘻嘻哈哈热闹了一夜。

伐木人走了，王炳留下来。小夫妻痴缠得不得了，当着老人的面，王炳也忍不住掀起米端的衣裳，把手伸进里头去。老人装作没看见，扭转头咳嗽。第二年，米端生下一个儿子，起名叫南南；一家四口，日子过得很融洽。谁料到了后来，老人一死，王炳便失去约束，变得不安分

了。他不愿意破篾织猪笼，也不愿意管渡船，一年中总有好几个月跑回祁阳老家，要不就跑到双河街浪荡，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。米端劝他、说他，都没用。有一次米端实在气不过，责问王炳：“你发过誓来的，作不作数？”王炳半眯醉眼，嘲弄地说：“什么事(誓)啊？”米端举起一只猪笼，掷到他跟前。王炳哈哈大笑，满嘴喷出酒臭。米端咬咬牙，狠狠地说：“好吧，你等着看……”

毕立成停了停，扔掉烟蒂，重新点起另一支香烟，继续说：

“打这以后，夫妻俩感情破裂了，隔膜了。王炳来来去去；去了米端不想，回来米端不睬。一晃又过了几年。四九年夏天，我们部队追歼李弥残匪，进入菇母山区，走的也是这条路；半边渡是必经之地，我就在这时认识了米端……”

毕立成站下来，举目环顾四周，显然是在回想当年战斗的情景。山区的冬日特别短，不觉间暮色开始降临。灰白色的雾霭遮盖了河水，树林变得更加苍黑。起风了，好尖冷的小北风！

“到半边渡还有多远？”我问。

“不远了，走吧。”老毕说。

“怎么，故事就讲完啦？”

“哪里，才开头哩。边走边说。”

老毕抽着烟，接着说：

“那时我在团后勤处当管理员。我的任务是带着一个

班战士跟在部队后面做收容工作，清点缴获物资。先头部队速度很快，当我到达半边渡时，他们已经渡河三小时了。据一个脚伤掉队的战士说，残匪仓皇渡河之后，就将渡船弄沉了。是这里的女主人拆下木屋的板子，搭成筏子将部队运过去的。我看看水潭上的木屋，果然后墙和两侧几乎完全敞开，变成一个棚子。水潭边，一只参差不齐的木筏子吊在粗大的缆索上，筏上的木板全是旧的、被烟火熏得漆黑。我觉得应当对女主人说几句话，感谢她对部队的支援；告诉她，等战斗结束以后，部队一定派人帮她将房子修好。正当我要进屋的时候，一个瑶族妇女，领着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迎了出来，站在门口的斜梯上。女人三十岁的样子，赤着双脚，衣衫很破旧，没扎头帕，乌黑的头发很凌乱。那男孩很瘦弱，光着的上身，明显地露出一条条肋巴骨。我还没开口，她却向我招手：“大军，来，来！”边说边退进屋里。看她那紧张、神秘的情态，我迟迟疑疑地跟她进去。她和我面对面站着，用亮晶晶的眼睛审视我好半天，然后转身扒开一堆乱草，从里面拿出一个布包来；双手捧着，小心翼翼地交给我。我莫名其妙地接过布包，不知里面是什么东西，只觉得沉甸甸的坠手。她望着我，示意我打开看看。布包绣有花边，大概是她的头帕，两根黑色的带子缠来绕去，将口子扎得紧紧的。我坐下，解了半天才将布包解开；解开一看：天！我愕然张大了嘴巴……”

“里面是什么东西？”

“你猜？”

“猜不着，快说！”

“里面全是金戒指、金耳环，各种首饰，还有红的、蓝的宝石！这些珍宝将我的眼睛都映花了！我问那女人：‘哪来的？’她说是捡的，国民党官兵逃得狼狈，将这些东西丢在河边草丛里了。我又问：‘你交给我做什么？’‘做什么？’她奇怪地反问：‘莫非我自己收起？’我望着她，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。她身上的衣衫那么破旧，她那么穷苦，可是她连金子也不要！这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啊！‘好，我替你交给上级！’我激动地说，去握她的手。她不懂得握手，红着脸直往后退。本来按规定，我应当将那些宝贝一一登记，给她留下收据的，但时间来不及了，只记下她的姓名，将头帕重新包好，口子扎得紧紧的。我命令一个战士，立即送回团部，亲手交给首长。我呢，和米端告别，带着其余的战士，渡河追赶部队去了……”

毕立成一支香烟又抽完了，用中指和拇指将烟蒂弹出去。我以为故事已经讲完了，谁想竟然奇峰突起，老毕说：

“三天之后，我返回团部，立即便知道，我派出送宝的那个战士根本没回去，失踪了！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我感到十分意外。

“我带着几个战士沿途寻找，终于发现那个战士被人杀死了。尸体拖进路边的草丛里，背后戳了七、八刀！”

“啊，那布包呢？”

“当然被抢走了。”

“凶手抓住没有？”

“没有……不过，他得到了应有的下场！啊，半边渡到了，我们今晚就歇在米端家里。”

毕立成朝前一指，在朦胧的暮色中，我看见了那幢黑黝黝的木屋。忽然听见狗吠声，接着，一个十三、四岁的少年跑来，站在小路当中。

“南南！”老毕向少年喊道，对我说：“这是米端的儿子。”

南南没回答，迟疑地等我们走近。

“南南，认不得我啦？”老毕亲切地摸摸他的光脑壳。

南南抬头看老毕几秒钟，咧嘴笑了，一蹦老高，转身飞跑，尖声喊道：“阿妈，阿妈，大军毕叔叔来啦！”

一位三十几岁的瑶族妇女，站在木屋门口用树条拼起的斜梯上迎接我们；她就是米端。她嘴里喊着“毕同志”，隔老远就伸出双手；看来她已经习惯于握手了。不过她握手的方式很特别：与人双手交叉相握，不是上下抖动，是左右摆动。恰恰由于这种不合规格的握手，一下子就使人感到她的质朴和热诚。米端和老毕先进屋去了，我留在斜梯上站了一会。我脚下的潭水不知有多深，好象一幅铺开的黑缎。前面不远，河水转弯的地方，崖壁的下部，被激流切出一个整齐的弓形，“弓”的两端突出的岩石上，绷紧一根极其粗大的缆索，就象一根弦；小小的渡船用大铁环

套在缆索上。原来我以为“半边渡”不过是个普通的地名，现在才知道它是名副其实的半边渡。天下渡无数，渡船总是两岸往来，唯独这里的渡船永远都在一侧河岸移动。

屋里，米端大嫂点起松明子，火塘加进大量劈柴，烧得明火熠熠，烟焰直冲屋顶。饭食极其简单：熬酹茶加烧老包谷；包谷就在火塘里烤，边烤边吃；酹茶随熬随喝，浓得象墨汁，苦得发涩。

“南为梅(瑶话：对不住)叫客人吃这种东西。”米端大嫂抱歉地说。

“我是老瑶山，吃惯了的。”老毕说。

“顶香的。”我跟着说。

米端大嫂明白我们是在安慰她，摇头笑笑说：“本来我可以织猪笼换点钱，可是……”不知为什么，她突然停住了。

“我跟你讲过来的，摆渡应当收钱，这是合理的，你又不听。”老毕嚼着包谷粒说。

“老爹定下的规矩，我不能改呀！”

于是沉默了好一阵。木楼后部的地板下，流水拍击岩石，发出深沉的、有节奏的响声。

“你男人呢？”我冒出一句，“家里他就一点都不管吗？”

话刚出口，老毕狠狠踩我一脚，又用严厉的目光制止我。我猛然意识到自己说了极不该说的话，心里感到十分不安。我偷眼看米端大嫂，她的面容变得僵硬了，眼睛盯住火光，全身一动不动。屋里霎时笼罩着一种严峻、沉重的

气氛。南南本来在一边和小狗逗耍着的，这时也一声不响，傍着母亲坐下来。小狗呢，也趴下来，茫然四顾……香烟夹在老毕的指间，细细的白烟，袅袅上升……屋下的流水似乎加大了力量，节奏也快了；响声更深沉了。

这样足足过了好几分钟，米端大嫂才拍拍身上的灰尘，起身笑笑说：“夜了，歇着吧！”

老毕故意伸腰、打呵欠，应道：“好，睡觉，明早还要赶路！”

于是大家离开火塘。米端大嫂收拾好茶罐，拢拢火，拿出一张草席铺在火塘边，扫扫干净，不再说什么，牵着南南就进另一间屋里去了。

很冷，没有被子。我们没脱衣裤，只脱掉鞋子，并排躺下；脚冲火塘那边，这样暖和一些。

“刚才你不该问那句话！”老毕立即低声说。

“到底为什么？”我问。

“她丈夫王炳死了。”

“啊，怎么死的？”

“米端亲手杀死的！”

“什么？！”

“轻点，困吗？”

“不困。”

“起来，到外面说去！”

屋外是山中深沉的夜，四周漆黑如堵；只有天空和水映出幽蓝的光。我们站在结霜的斜梯上，嘴里直呵白气。

“好吧，我接着讲白天讲的故事。”老毕说。

“我现在想知道米端……”

“别打岔，听下去你就知道了！”老毕点燃最后一支香烟，将空烟盒揉成一团，扔进水潭。“讲到哪里？对啦……我们的战士被杀死，金宝被抢走，团首长命令我查清，捉拿凶手。很自然，我首先到半边渡向米端了解情况。一来，我就发现她神情异常：脸色惨白，眼睛枯涩，干裂的嘴唇布满水泡，好象刚大病过一场。她认出我，和几天前初次见面一样，立即从乱草堆里又拿出个布包来；一看，正是原来那个用头帕包成的布包！当时我是怎样震惊，不用说，你也会想象得到！一时间，我结结巴巴问道：‘米端大嫂，这、这是怎么回事？’米端流着泪说：‘是我男人干的，伤天害理啊……’‘他，他在哪？’‘他、他……大军，莫问了，我不晓得，不晓得呀……’她浑身发抖，双手掩面大哭起来。然而必须弄清楚，我怀疑是米端将自己的男人放跑了；可是怎么问，米端也不肯开口。我整整陪了她一天，向她交待党的政策，说了许多话。后来，米端到底开口了，从她断断续续的叙述中，我弄清了真相……真是惊心动魄啊！”

经过是这样的：那天送走了毕立成和战士们，骚乱了两天的渡口安静下来了。米端松了一口气，觉得又累又饿。她想先洗洗身子，再做饭吃；她先洗头发，刚把头发洗净，挽起来，忽然又听到狗叫声。她以为又有解放军来了，但不是，是男人王炳回来了。她一眼就看见男人身上、脸上



有血，手里提着那个她非常熟悉的小布包。她倒吸一口冷气，立即便意识到男人干了什么事。她好象五雷轰顶一般，僵直地站在水潭边上。

“娘的，快进屋！”王炳跑过来，推她一把，又拖着她踉踉跄跄地爬上斜梯。

王炳关起木门，顶上杠子：“快煮饭吃，吃饱好连夜走路！”

“走，现在是什么世界，你走得脱吗？”米端哑声说。

“你莫管，我有办法！”

“王炳，你谋财害命呀！”米端哭着，倒在地上哀求，“莫走，把财宝交出去，大军慈悲，说不定还能保住你一条性命……”

“你昏，开弓没有回头箭！快，快去做饭！”王炳用力踢她，揪住她的头发把她拖起来。

米端完全绝望了。她不再哭，也不再说话，默默地站了一会，理理头发，咬紧牙关，铁青着脸去做饭。她倾其所有，做出几样好菜，又将收藏的一竹筒烧酒搬了出来。开头王炳吃得慌里慌张，但两杯酒下肚，就忘乎所以了。

“对啦，这才是我的好婆娘。人生在世，草木一秋，要死也要做个醉鬼！”王炳仰颈又灌下了一碗烧酒。“南南，南南，来吃啊！”

十岁的南南吓得缩在屋角里。

米端不断给王炳筛酒，不动声色。王炳越发忘形了，竟然要和米端纠缠。米端用力一推，他就颓然倒下，醉得